

平定州志

藝文 上二

第十一冊

(24586)

平定州志卷十一

重修鵲山廟石記

明李愈

藝文上

鵲山廟世傳為扁鵲神未審建自何代至金時以

元遺山詩收入州乘迨 國朝孟氏世守之嘗

此廟禱祀之盛州人無嗣者祈神輒應禱祀視

加十倍矣李子聞之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

莫不欲其有壽又莫不欲其有後皇極日錫福孟

子曰幼幼聖人之所以沒世不忘者率此道耳州

人以是求諸其神根於至願而不能自己者

山西書局藏

01129



之禱祀日盛一日矣或人曰神果應乎李子曰未必其某事應某事應也神福善而禍淫者也人以善則以善應之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人以惡則以惡應之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固昭然而不昧者也余讀史記自秦漢以來得異術者有二人焉張良受圯上老人書興漢爲帝王師扁鵲得長桑君秘書遍遊列國以神醫稱良免於禍而扁鵲卒不能保其身勝技見殃多才招禍古今人蹈此死者多矣豈惟扁鵲爲然哉是故強若怯

聰若愚不居亢不履盈其庶幾矣乎知幾之謂神識時之謂智則得之矣嘉靖癸丑廟災時栗庵大尹家居督族人廷華輩鳩工聚材緝之吏目孫君昌尚施相役不日告成廟宇比舊新且崇矣一日栗庵召余飲池上謀立石紀之以念爲文遂書此告後人 栗菴名寬中甲午舉人尹東鹿博野兩縣

昔爲社長時方投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  
歎服天地爲至仁既死不能復先生妙藥

之禱祀日盛一日矣或人曰神果應乎李子曰未必其某事應某事應也神福善而禍淫者也人以善則以善應之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以惡則以惡應之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固昭然而不昧者也余讀史記自秦漢以來得異術者有二人焉張良受圯上老人書興漢爲帝王師扁鵲得長桑君秘書遍遊列國以神醫稱良免於禍而扁鵲卒不能保其身勝技見殃多才招禍古今人蹈此死者多矣豈惟扁鵲爲然哉是故強若怯

聰若愚不居亢不履盈其庶幾矣乎知幾之謂神識時之謂智則得之矣嘉靖癸丑廟災時栗庵大尹家居督族人廷華輩鳩工聚材緝之吏目孫君昌尚施相役不日告成廟宇比舊新且崇矣一日栗庵召余飲池上謀立石紀之以念爲文遂書此告後人 栗菴名寬中甲午舉人尹束鹿博野兩縣

昔爲社長時方投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皆歎服天地爲至仁既死不能復先生妙藥



死效何速日月爲至明覆盆不能燭先生具正  
眼豪釐窺肺腑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平生  
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王磐扁鵲墓詩詞與  
碑文同一作意司馬遷爲秦越人作傳云在趙  
者名扁鵲又云趙簡子賜扁鵲田四萬頃由是  
言之則廟食茲土由來最古松谿長公諫垣峭  
直明于憂患其尚論扁鵲也推見至隱悲勝技  
之見歿慕冥鴻之高舉固不止爲扁鵲言之也

重修平定州城記

明李念

先王建邦設險城者所以防民域眾禁暴衝亂之  
憑也故城復于隍爲易大戒城邢城周城虎牢凡  
二十有九春秋必謹書之聖人之意微矣近世以  
來上者恐傷費而振勸不舉下者樂因循而興作  
是憚况省費好逸者民之情故亦難於謀始焉海  
內承平日久城廢塹湮郡邑罔不若是平定者晉  
之東鄙郡也卽山爲壙四面天險車不方軌羊腸  
纒纒行百里許出故關達畿內井陘郡實三

蔽也要害衝劇爲晉首稱故有上下二城上城僅  
三里內設官府庫獄頗據高阜下城九里餘軍  
處焉約數千餘家顧歲久頽敗樵牧行道緣罔警  
創毫不爲虞嘉靖辛丑寇入雁門及會城旁掠屬  
邑遂至平定殘擄聲勢人不自保攜持妻孥入上  
城避狹不能容復有逸入山者則多罹荼害不測  
之變無備之毒也傷夫寇甫退分守大參文安肅  
庵王公行部至郡扶傷勞來號於眾曰寇情變詐  
疾若風雨汝民素不知兵所恃惟守守在城池今  
寇薄城下城廢不守其何爲命復謀於郡之士夫  
白東泉諸公咸以爲茲民命惟公是賴公毅然以  
爲己任於是相形勢以卜基選才官以督役量家  
籍以集眾毀淫祠以聚財廣遴揀以鳩工懸賞罰  
以示信計程力以約期官民協心版築俱興公躬  
罔憚勞月閱視者三四壯威武則雄樓櫓通溪壑  
則構水門嚴啟閉則固城圍防奔突則深溝池始  
辛丑秋九月越明年壬寅夏四月告成計工而  
度材而取積漸而成費不出於帑殺不勞於民



不科於罪民莫知其所出公亦不知其所從出既  
報成工公視喜甚復以地利不如人和匪人壽守  
設民兵數千以爲守具選才能驍勇有智謀者孫  
昇等八人爲之總教以視約束愚民莫省尚爲病  
也歲八月寇再深入視辛丑歲爲甚百姓趨走據  
險依法以待寇不能入民悉安堵始感公生成罔  
極之恩無已僉憲東泉白公思誠白泉白公鑑少  
參山泉郝公元洪謀於念弟正郎愈曰肅庵王公  
之官於晉也百廢俱舉晉民咸有甯宇平定固其  
被澤之深者勞莫大於安民功莫偉於捍患恩莫  
切於報德伐石紀功以慰民望惟我士夫之責乃  
屬念爲文以記重不忘本記曰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邱陵也國險城池關隘也兵險干戈弓矢  
也人險德義法度也天險在時制地險在形勝國  
險在高深兵險在鋒利人險在心同肅庵公之築  
斯城也五美具焉智以始之仁以馭之公以服之  
信以期之嚴以制之復能謀而守之故諸險備而  
民命全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之

公以名進士爲侍御按中土風采懋著擢蘇守擢  
兵備均田破賊動皆奇中可爲世法至今蘇人思  
之不忘平定城者公之遺愛餘澤也公亦罔有功  
焉則所爲甘棠仰止沒世而不忘惟我民感報之  
情後之補葺防範無墜公之遺者則又於良有司  
是望焉公諱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

案壽陽縣城增築於嘉靖壬寅肅菴王公寔經  
理焉民思其德伐石立碑問記於蒲石大夫紀  
實詔來而兩地固域兄弟擯辭當如太華之有  
少華太室之有少室不可偏置也近聞馬首新  
輯邑乘未錄蒲石舊文  
附志於此以存梗概

### 重修城隍廟記

明郭紘

郡城凡二曰上城州治在焉曰下城城隍廟在焉  
廟有志修自洪武中至成化中郡守吳侯蘊復修  
之比至是凡四十餘年又復圯壞前州守多故不  
及修治益復圯壞嘉靖二年癸未神降於廟巫覡  
雜言廟廡不治無以安厥靈若曰耆老苗全義官  
徐聰馬文玉蔡廷璠王鸞若等皆民之良盍爲修  
葺之衆懼方祇承之明年神復降言若不爲理且  
將有譴自是時時降於李姓覲者被髮裸貫



於口奔往里開中日凡四五多言渺茫恍惚事州人益懼衆始聚相厥舊廟其功甚大乃各相誓誠曰必矢乃心力以虔誠求成厥功俾神有甯所民亦永綏之又明年甲申載厥工其經費材物請出於民其力役工匠以直傭之無取於公百姓響應各竭所有以助其役舊爲制堂五間前門三間儀門三間門有角門堂有阼階有東西廡有後寢堂東有燕居凡若干間皆撤而新之又爲齋堂牲所於東次又若干間丹鉛藻繪煥然鼎新其爲材加舊之十三其爲石加舊之十五其餽餽則加舊之十八九其鉛鐵髹彩丹堊之類倍之工役之值若食不與焉嘉靖七年戊子乃訖工先是有博野人馬會以母病許鑄神銅像比至是亦成起民瞻敬衆乃聚曰始見役之大矣無不恐懼惟愈恐懼乃亦克終厥事盍相於落成以饗告神旣擇日月又復聚謀曰茲役也豈可無傳乃爲石具禮於東郭紘丐爲記之衆諗曰是惟神靈乃有以糾衆力是惟民誠乃有以出衆材匪惟耆老全勤於所

夕不怠亦無以成厥功全亦言素多感鬼神事故不敢不虔敬乃能成功然天神屢降亦固有之乎絃曰信固有之也昔周內史過言國家興亡必有神降之以爲禍福自三代皆然故重黎氏世官以主神夏禹鑄鼎象物以絕神奸蓋固有之也曰今則何如絃曰亦推之人焉耳齊民中正精深和惠馨香之德足以昭福貪冒苟邪淫泆荒怠汙穢之德足以昭禍今夫神代有祀典其非明神也耶奄然屢降之亦足以觀政布忒矣况民信之如流水

其神之志也乎夫神也者抱明而負幽者也人也者負明而抱幽者也其爲物殊而理一者也自衰世匪道而惟神是聽失人神之和遂有奸政隱義人神雜糅以逆其理世亦罔不以亂隨之然觀今閭閻人民行事豈不悖哉邪害正強暴弱淫誣善甚者悖德亂倫圯族奸政類號爲士夫者溺焉風靡靡矣人有不得於身者叫神籲天而淫邪之鬼亦得以行其私以擾乎民無乃吏有所避而滑之以干明也乎不然民神之主也若之何其相



孔子謂有司之事治民事神惟民淫矣而神罔不  
福是神不獨神擾矣而人罔不黷是政不平政不  
平則稗神不獨則奸皆民上者之事也其神何所  
依懷而民事豈不益忒哉曰然則爲政何如紘曰  
爲政者必禮教禮以防淫教以明政淫防則民義  
政明則神道神道民義則不二不慝皆政之紀也  
故曰吏以貞事以經人神甯先民亦有言柔和萬  
民億甯百神蓋此之謂矣

三義廟碑

明郭紘

平定州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州十里許  
曰義井通秦晉燕趙之徯有三義廟其神爲蜀昭  
烈皇帝備關壯繆公羽張桓侯飛焉廟不知所建  
立居民依以爲安凡商旅人出於下者皆有所禱  
至取其神之弓矢負以往四方無不得神之祐及  
其歸也或以錦囊盛其弓矢具特羊以告廟至冬  
之月割牲漚酒張樂薦獻者無虛日神可謂靈也  
已嘉靖十年辛卯紘有事如晉還宿新興懷古

異夢焉明日父老數輩遮馬請曰維廟有石凡二十餘年士民相傳以宅辭誣神而罔知所自待生有以碑之絃乃下馬拜於庭且進揖父老曰絃少讀陳壽志知昭烈爲涿郡人張桓侯亦涿郡人關壯繆爲河東人方漢陵遲昭烈以帝室之胄起兵交結豪傑於二公恩若兄弟始曹操據鄴虎視天下二公必嘗往來於此然廟之建豈無自也今去漢才千餘年史策燦然俱載其事豈可以他辭誣之是必奴婢小人薰灼如劉平龐德者知有曹袁而已也父老曰民罔克知惟先生教之絃曰余莫知其他在昔徐州牧陶謙人傑也將死謂其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陳元龍孔北海皆一時丈夫之雄曰當今立功立事惟劉使君耳至於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以塚中枯骨擬之豈不義而然耶論人以成敗而不以義是以他辭紛紛也凡人之所以自立者義也義所可取雖夏殷之天下以湯武得之而不爲過苟所不當取由棧淵潛如巢父許由有餘樂焉乃其義耳



衰世以義出矣何者而非所取則璋之狂悖荆之  
我土取之孰爲非義或以是要之乃有宅離與曹  
操者陰賊愴狠人也平生以鬼蜮之資鼠竄狗竊  
自以不取漢鼎爲周文王而人信之是舍簞食豆  
羹之義豈可以方公漢季人才孰先孔明於昭烈  
顧命數語凜凜霜日不愧君臣之義而操之死也  
子孫滿前乃留連婢妾至爲分香賣履區處衣物  
然後有以斷其奸何者其生也忍於蠹國巧於殺  
士及垂死之際涕泣呶嚶眞性乃見士可以成敗  
論哉嗟夫惟義不疚惟權不流於大智有以行之  
四目之矜又何足道也夫事往矣然今之人亦或  
有多行不義如操者覩面目於肆志之時覽是甯  
無愧哉可監已可監已若夫二公虎臣號稱國士  
雖臨難邁屯折首致命而終不踰大節人莫不以  
義與之百世廟祀乃人心之義有未泯也旣以復  
父老又爲詩系之辭曰漢左將軍師惟勤王赫赫  
明明仗鉞北方英雄雲從義聲所至炎精旣燼帝  
命不毗紫色龜聲天紀是千百世未遠乃清

畏蜀如虎視操如鬼鄙夫紛紛式瞻有愧

石甕山樵與白巖虎谷兩公同時友善戴楓仲謂甕山真書似西涯相公以書品論甕山下虎谷虎谷下白巖以文章言虎谷上白巖甕山上虎谷甕山黑沙嶺三義祠一碑居然大家風度

湧泉亭晉公子廟碑

郭紘

平定州望嘉山有晉公子廟載在祀典有司歲時將命祭之湧泉亭亦有晉公子廟然不在祀典而其神則一也嘉靖乙酉郡守河間李侯銳懼其廟圯廢無以安神乃與民修葺之始考郡乘及石志多不載其事惟曰嘉山晉公子廟既訖工使人以

禮來問之曰是何神也且乞爲碑其事郭紘曰余讀春秋左氏晉語及太史公世家言知晉之故詳矣晉公子其申生乎在昔魯僖之際晉獻公以女戎殺其世子史蘇謂懼民國以移心而人有以不厭矣東山之役臯落氏實出郡地稷桑之戰是公子起百姓以爲百姓也况之乎公子之死人有以不厭邪杜原款之死之誦以爲死必遺愛而公子之死死民之思也然郡之有廟固然今夫祀乃曰望而僭於數澤之神夫神不歆非類以百姓而



望神誰歆之雖謂之公子可也使公子之死去情  
反讒而不獲令名以終百姓雖祀淫而謂之數澤  
之神可也茲民之仰公子如日焉既不僭以淫余  
何以不謂之公子或曰謂之申生誠然矣春秋曰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何以公子稱曰周有天王  
凡諸侯有子請而立之義也晉侯於里克曰立太  
子之道三子無謀吾父子之間若亦未告而立也  
未告而立而又殺之晉侯之罪大矣故世世也太  
代也俱曰公子可也雖然余重有以悲之也晉語

謂申生甚好仁而驅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以行  
之申生亦自曰受命不遷為敬敬順而安為孝又  
曰為人臣子者患不勤不患無祿患不從不患無  
名余讀此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先王制國疆理惇  
本茂族必先自家而國以晉侯之獻申生之仁而  
可以後晉無亂為女戎之故而使其子委曲心度  
不能自明以死其何以為國君子有以知晉之不  
終也前史云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其公族微矣而余重有以悲之也雖然申生之

多故矣而隱莫甚於優人施而曰申生也小心精  
潔而志重精潔則易辱重儼則可疾又曰甚精必  
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卒以之遷重而死嗟夫  
辱之近行精爲易辱豈獨古人爲然余於此重有  
以悲之也乃擬楚辭一首刻之以享公子君子讀  
之必不以爲復業而作者其辭曰秋菊兮玉英青  
蕪萋兮瑤階生公子兮續並迎美人連蜷兮目獨  
與成公子至兮舞下女援玉桴兮擊金鼓聊逍遙  
兮適容公子不我留兮我心愁苦驅猛豹兮駕長

蚪折芳華兮登遠洲思公子兮增煩憂靈風兮神  
雨下北平兮極南渚來無所兮去無處徒勞心兮  
延亡日噎兮晝冥豺虎嗥兮狐狸鳴秋山空兮人  
夜驚思公子兮爲民正嘉山兮嘉水草樹幽深兮

石泉清矢公子居兮永千世保我民兮在公子

秋菊瑤階傷女戎之興禍美人山鬼悵公子之  
煩憂曲翻晉鄙筆寄楚些然艷千古之談者每  
失中庸之義繼有甄太史碑辭雖一意翻新而  
說本夔翁此菘圃佩芳致有申生祠辨

嘉山黑水神廟禱雨碑文

明李念

嘉靖庚戌夏不雨禾盡稿民用惶懼官師乃往



通告羣神悉弗應城南耆民王之典等矢心發虔  
率其父老子弟百餘人半夜恭詣嘉山黑水之神  
禱之曰典等多過不能敬修祀事用和於神以致  
神怒民已告饑若再不雨則秋禾無獲皆轉溝壑  
散四方神忍之乎而又繼之以泣諸父老尚未抵  
家山中雲四興乃大雨遠近沾足禾勃然有生意  
矣次日父老子弟皆稽首扣額陳謝願立碑紀之  
以念爲文余嘗考諸有周以稼穡立國最重農事  
故於祀典獨慎神人胥和庶徵應休百穀用成家

用平康多厯年所我朝立極祇率周道今皇上尤  
加意黎元春祈秋謝修元建壇天無不應使百官  
有司皆能仰體帝心天下何憂於不治今是非不  
明而官守易曠遷轉太速而政事俱苟專迎謁甯  
廢祀事崇廚館甯毀壇壝慢神虐民上千和氣故  
郡縣之間往往告旱莫之省憂是故願治之君子  
必曰天地位萬物育典等首發一敬神卽應之而  
况於致中和之極者乎嗟夫率人在正馨神在德  
德在於官則神應在於官德在於民則神應

民諸父老子弟勿昧禮義勿寡恩愛勿犯刑憲勿  
競貨利勿荒酒色勿縱侈費勿逐爭訟老有養少  
有懷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神  
永有錫福也其各念茲毋斃

嘉靖三年辛亥

清涼寺修造記

郭紘

北嶽清涼山天下之勝也南行四五百里懸古仇  
猶至藥嶺亦曰清涼寺豈嶽之裔耶寺有石高二  
丈周廻百步亦名清涼石石中空作佛洞石上作

佛殿巍然屹立距始作之歲甲子周矣亦洊毀圯  
寺之僧因募工重修之既而平遙搏埴殷仲玘工  
人物瓌巧之事乃作水陸云按佛氏有冥陽水陸  
記其事誕曼不可知然其神寔天地間之所有者  
凡三十三層有樓觀雲物其最上號法界諸天有  
無纏縲於慶霄間蔽虧日月經緯星辰爲像僑僞  
或三首八臂六目四足執弓矢負鈇鉞仗劍戟亦  
異已次則釋氏所謂天龍八部人非人衆或言者  
笑者立者走者喜者怒者頰者仰者拱者揖者



者向者往來而負蹲踞而坐者爲一百六十有四無  
有同者執戈者執矛者執惠者執瞿執劉者執鉞  
者執戣者執弓矢羽旄旌旛者射者擊者刺者斫  
者秉而立者撫而祝者如跳如舞如趨如蹶又百  
有十其同者鮮或人而馬首或牛而人足或鳥喙  
蛇身龍首或羽而飛或趾而馳大要以不同爲瑰  
琦冕弁衣裳者凡百有十甲冑者凡百五十有四  
人妖物異魑魅魍魎山精水怪不可方狀者未能  
勝數以至今古賢聖帝王忠孝節義及曲藝九流雜

家行事無不有焉又凡百餘人爲童子者九十有  
七爲婦女者九十有六爲禽獸虫魚雜物稱是幾  
大千焉無有同者寔天地詭異之觀也夫有天地  
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爲萬物有不勝誌者  
自夫分之殊塗者而觀奚啻於是自夫理之一致  
者而觀萬有皆是之爲也又奚足於此哉然夫役  
之大較則有不容不記者匠氏凡六人木之工金  
鐵之工凡十人畫家設色之工凡六人鄉之助役  
者又凡五百七十二人併附名於石之背其工

食用金鐵之費不與焉皆經紀於州人王大臣寺  
之僧則德增德甯清海清和清春清愛清定清果  
清澈靜住凡十人

郭子紘曰余少讀屈原天問嘗怪楚俗好巫以  
原之賢而猶爲之及讀紫陽疏義則又以爲不  
然蓋原楚之宗親以忠被放其情辭鬱邑或有  
託焉而不暇擇者然君子以爲賢知之過知所  
不必知也今觀所謂水陸者余讀天問往往合  
焉翳古今之偶相同者非耶嗚呼嗟夫怪神之  
事如山經水志夷堅淮南放哉自古記之矣

嘉靖十三年甲午

凌霄花賦

郭 紘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  
附蒂有葉兮數苗朱華粲兮上覆本幹蔽兮不昭  
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日  
一夕而遽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萊慕高艷而仰翹  
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  
芝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頂筐或製羹



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爲薦爲嘉爲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托危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富是時將恐摧爲朽芟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吾鄉前輩詩不乏賦寥寥紫崑外不見也此卷中有郭夔翁凌霄花賦寄寓卓然令孫兒抄出詒戴仲存笥中乙卯春傅山記

凌霄花小賦勁簡可誦矣 楓仲序夔山集

雲潭李先生墓碑

錄銘

郭 紘

系曰余聞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而著宜極其盛也譬之山木鬱成叢矣匠石弗遇何咎厥躬哉夫潭之溥可興雨雲勃鬱弗施蓄之愈文潭之沚冲氣所始遠而思復培本之理是用章之以別其宗殷殷後人克承顯融克承顯融孰謂天乎夢夢者邪

克明李智茂稽事親肥遁不仕德宇方厲內訓甚嚴每危坐草堂長幼肅然無敢過庭者人或勸之先生舉唐柳批宋韓億家法以對處世入十有三人無厭者老而彌邵爲古之遺德也

壽雙崖李先生八十序

徐階

人之壽三而其壽於人五三者何也得氣之厚且完則壽閭閻之小民生而能寒暑任勞苦蚩蚩然延其年而不自知者是也寡慾嗜則壽深山窮谷之中其人不識鹽醢之味不知有聲利可奔走乃其壽往往至百歲者是也有德則壽君子慎修其身內固其精神而外以綏其福履於國爲黃耇爲老成於鄉爲先生大人者是也是三者高下則有間矣五者何也樂其有以教我而爲之壽則以賢稱者也樂其有以庇我也而爲之壽則以功業著者也樂其有以後先我也而爲之壽則以子若孫聞者也其勢足以進退榮辱我也而畏焉而媚焉而爲之壽則以位顯者也其人不足稱也姑以其老而貌敬焉而爲之壽則以齒尊者也是五者高下亦有間矣嗟乎道術隱而世教微世之壽者能不盡出於氣稟習俗之幸然乎其壽於人也能不盡出於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爲乎故古之壽者爲平格而今也則否何者以其惠或不足以壽



也古之壽於人也無愧色而今也則否何者以其  
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不盡無也雖然欲其身之  
壽與壽於人而無愧色也無亦反求諸已乎吾於  
雙崖李先生有感矣先生少而耕於平定之野事  
其父孝撫其弟若妹有恩其性簡直喜面規人之  
過然於人好施於其族敦睦以敬鄉之稱有德者  
必歸先生後進之士相率爲師而先生以今年八  
月二十八日春秋八十其聰明健強猶壯時也所  
謂平格者非則先生之初度予應至於時爲 晉

府長史應庚爲順天府推官應箕爲鄉進士應斗  
爲庠生孫念爲刑科給事中愈爲戶部正郎其所  
交遊旣各爲詩文以贈而都諫傅巖王君又徵言  
於予予往年識給事君於錢塘端雅而甚文意必  
其賢者也及入 朝果以議論志節高一世先生  
雖隱而不仕乃其賢則旣師於人其功業則有子  
若孫以措諸天下其壽於人也所謂無愧於色者  
非耶然而先生闇然退然非有所覲於天人之際  
也是故欲身之壽與壽於人而無愧色吾於先生

有感矣先生修其身誠不以老自懈俾鄉之人  
得以爲師家之子若孫恆有所承藉以大其功業  
則先生之壽將無窮而士大夫之以言贈者將亦  
借以爲重予於茲舉也幸寔先之敢遂以爲祝惟  
先生其念之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榆次閻樸贈言曰太原之平定  
有篤行長者曰李鳳字來儀號雙崖封順天府推  
官博通載籍不媒進取撫弟姝雍睦有恩事繼母  
委曲能孝天性坦夷守正不阿自奉甚簡雅樂施  
予訓子嚴常程處世宏識量平生樂道循理一出  
於性分之正其善不可掩子孫茂衍嗣有文譽振  
世科躋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相望不絕可謂非  
天道耶

重修廟學記

王鴻儒

太行之脊直并陘而西兩峰岐出蜿蜒並走乍濶  
乍狹濶僅可方軌狹纔容車而已凡百餘里至古  
榆關呀然而開宛然而合其狀若環焉中建城郭  
乃今平定州也過州而西漸趨平衍夷曠南北則  
崗巒疊複連延崇盪不知其所窮其爲地亦可謂  
僻矣州東通燕趙齊魯青徐西至全晉以達於關  
隴上而遣使命出軍旅下而供貢賦傳烽警以至  
商旅負販狗名趨利之人薄遊之士冠蓋輪駟出



於其路者日續紛不絕其路亦可謂要矣以其僻  
而要也故州人雖處山林澗谷之中而達於四方  
之故其爲士者亦皆純明而樸茂疏通而謹恪是  
以蒞於茲士者雖憚送迎之煩然亦幸其民易使  
事易集而政易成也儀封吳侯賢蚤以三河令陞  
知是州簿書期會具有章程行之三四年下安上  
悅乃瞻廟學卑隘傾欹幽不足以妥靈明不足以  
設教遂咨於僚案詢於耆舊以更新之又以速就  
之功不可久且煩民也故凡木石旣斲墜丹漆  
之物從容規措旣良旣足乃召匠飾材屬吏省名業  
期月而工卽序益其所經營者前後凡數年矣而  
殿廡堂序倉庫解宇庖廡垣墉池沼悉完且合式  
高廣中度堅壯如法鴻儒嘗謁視焉見其禮殿露  
臺繚以石欄臺四隅嵌石獸首突出懸俯每雨則  
簷水束流由獸口出下循徐而南以趨於泮池滿  
則洩而之他舉一則其餘可知已而州之壽俊陝  
西按察司僉事致仕張承宗等暨平定守禦千戶  
所千戶王愷呂周臣等羣進合言以紀爲請鴻臚

曰諾哉因進諸生而告之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而聖人則人倫之至也故後世之制有學必  
有廟蓋非惟教以人倫而并示以人倫之表也然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知不足以知之亦安能體而  
行之乎昔者樊遲問知孔子告之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每讀至是未嘗不廢書而  
嘆以爲苟充是言則智足以知聖人矣蓋民之義  
禮樂而已禮樂之道鬼神之情遞數之不能終其  
物悉數之不能殫其詞其義精其理微是可以易  
盡乎務民之義則明盡禮樂矣敬鬼神而遠之則  
幽盡鬼神矣幽明隱顯該貫融徹其爲知也孰大  
於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尚有未知者乎智足  
以知之而學不有可至之理乎斯義也孔子言之  
明而程朱發之盡顧學者往往弗躬蹈之至或有  
屏學問黜思慮窮高極遠而無所底止卒墮於猖  
狂汗漫而不覺其非者此則侮聖言之罪也若曹  
之學得毋有近是者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宰相與慎之旣以告諸生併命刻之以塞諸君子



之請云

陽明之學在當時尚未暢行然已是一陰之垢故河南浚川王氏極論之掃階級而講空虛去聖淵遠也茲學使王公呼諸生而提命之慮深哉此文宜與學苑通辯參稽

高嶺書院孔子洞銘

明陸深

穹崗峻嶺以配人文嵯峨冠山其上干雲豈日藏副羅此典墳青青佩衿式歌采芹孔顏雖遠大道日聞羹墻有見慰我同羣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闢邪崇正自我孫君

懷潭記

明李愈

懷思也人生而思其官屬於心思孰爲大思親爲大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思親也茲潭也何以名懷何忍言又何忍無言惟予家世平定之賽魚人離郡西二十里許有古寺一區眾水匯潭於前平衍光鑒故以平潭名鎮居民數百家去鎮三里村亦以平潭名惟予李氏一族居之予大父京兆雙崖翁生五子俱貴予考長史府君爲長少讀書寺中顧而樂之因號潭水甫冠領鄉薦歷

高陵鞏昌廬州學事三庠弟子無慮千餘沐其教  
化樂其有成也咸尊稱爲潭水先生云歷官晉府  
右長史進四品服以雙崖祖老棄官歸養不復仕  
享年七十有六遺貌諸孤今越七載矣前潭亦爲  
山水激沒無復餘址郡北數里水出半崖懸瀉如  
練故因名瀑前更有泉出山下清冽可掬子因買  
加修葺頗亦成潭實愴諸懷而謀於侍御龍莊甄  
君遂命名爲懷潭夫古之於親也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而况於親之所自號及

諸門人之尊稱者乎每時序清和偕愨意二弟叔  
遊潭上見其溥博靜深則思其德川流不息則思  
其健盈科後進則思其化風行水上則思其文澄  
不清而撓不濁則思其量出言舉足罔非思罔非  
懷也潭前有泉兄子栗亦聚水爲池立而顧瞻則  
懷子兄松溪歸德府君如見其參於前也夫仁之  
寔事親是也義之寔從兄是也智與禮樂胥此焉  
生生則惡可已甯已於思乎則子於茲潭也蓋終  
身懷之矣則其名爲懷也固宜惟子之後苟能



志向上讀書於此其出也則懷仁義以事君其處也則懷德刑以修身不懷仁義以事君者非忠非忠者無君不以德刑自懷者非孝非孝者無親天地所不容也理欲之際誠僞之辨君子小人之攸分也吁可畏哉其亦深思也夫其亦深思也夫

此情也非文也而情至文生至情卽是至文擬諸歐陽子瀧岡阡表洵堪不朽其送涇野呂尊師北上序文情斐亶懇摯詣深而旨確與懷潭記篇同一至性流露是蒲石山房集中傑作也

創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明孫九疇

壬戌歲余始蒞平定由郭西北適省遙見新廟建岡巖上迺下車瞻拜則漢壽亭侯今賜義勇武安王像也廟貌設而丹堊未備門廡立而暨茨未完若作而止將有待者顧咨左右曰鄉大夫蒲石公所改創而木而石而陶治咸易諸籬罔資諸氓者也適歲弗登未美輸負茲轉豐稔億續前緒矣余領之去逾三載今夏四月蒲石公持狀示余曰王舊廟卑隘弗堪擬祝歲己未卜吉余遷諸高爽約

卽秋季畢厥工矣請記之以垂永久余讀狀大都  
言冥符顯應表始創之謀委身範世彰秩序之典  
祛諂崇正昭歆格之道正殿五楹以妥侑得其所  
翼室兩廡各六楹以儲蓄適其宜後寢三楹翼室  
各二楹以居守因其俗由大門而階而升又由門  
而級而登室各三楹騎從扇鑰以綜理中其矩余  
因拱而言曰公斯舉也不亦盡禮乎不亦盡制乎  
夫掄才飾具靡不周悉可以言制至當之謂順而  
罔祭非其鬼禮孰大於是禮制盡而建廟之義協  
矣抑王解人也謂祀於晉宜也然而肖像殿薦遍  
四海延萬禩者何耶竊謂天下有不可逃之分人  
心有不容僞之性秩分莫大乎敦倫盡性莫大乎  
辨義敦倫辨義莫大乎君臣綱紀之重夫方漢灰  
弗燃羣雄鼎沸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昭烈受密  
詔而圖討逆此統系幾微之辨邪正取舍之分士  
宜知所擇矣而當時抱藝求售者苟其願可酬率  
卑阿腴鮮忍辱効力或一日事勢危矣卽去如脫  
屣無所顧忌夫亦以義利之殊久曠人心而事



之宜失其天性彼惟知利己之便而已奚暇審其  
是哉惟王獨事昭烈依依不去卽流離困苦曾不  
一其志卒成三分之業死生以之此豈爲利祿而  
効忠耶嘗聞王嗜觀左氏春秋徹夜不倦夫春秋  
明大義嚴大分之史而左氏聞人得聖門傳心之  
要法者也王當兵戈倥偬之餘少暇輒玩視之此  
必神會其旨趣者故得諸心見諸行事君臣之倫  
是非之別真知允迪有非一毫利害所能搖奪是  
故始而識帝胃之當事而不失身於匪人繼而識  
事變之當權而甘報効以歸主終而識討賊之不  
容緩至於捐生而不惜此之謂敦倫以秩分此之  
謂辨義以盡性達之而勇而武皆無所爲而爲者  
也彼孟德輩者初不知僭竊之非義責之効忠亦  
僞焉耳已奚足以王儼哉蜀史以國士評王然謂  
王爲天下士可也夫以王純忠全節秩分盡性彪  
炳當時照耀後世故精英不爽有感必應若蒲石  
公所指陳亦孚格之自然耳而因盡禮制以創廟  
崇祀夫豈直以一二奇應而私報稱也哉方今寶

海內外廟祀王者不止千億而皆祈祝靈應則王  
神存萬世人心無斃也宜矣又豈直一時之報稱  
也哉公之狀可繹已蒲石公姓李氏愈名乙未進  
士歷官知鳳陽府其偉行大政茲不敢贅書若建  
廟原狀則刻之別珉云

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六月吉日

義勇武安王廟狀見陶志

憑虛閣記

明朱繪

閣始作於嘉靖己酉越歲閣成成事者爲前谷孫  
山人往余官侍從嘗賦閣詩寄山人道其勝矣然  
未覩也既甲寅得請歸侍間嘗訪山人山人坐余  
於閣上相與話桑麻酌酒權甚閣之勝蓋不啻所  
聞云因叩山人曰茲奚斯閣曰鄙人生於斯耕於  
斯既罷官守復歸老於斯田廬交錯且先子之封  
塚在望鄙人弗敢忘也於是乎有閣或曰乾地旣  
崇風氣斯完又曰設險可守若是者鄙人弗敢忘



也祀奚元冥曰從地隅重民事也農圃所關雨暘  
爲大古有之龍見而雩閉螽而報祀罔常神庇我  
民事舉莫敢廢故曰重之也閣奚斯名曰自中山  
西上厯井陘逾重關皆登陟而來閣居秦晉之衝  
視萬山爲最高再轉而汾西又下矣高斯虛虛斯  
可憑於是下視羣峯拱列巖草交映如繡已而天  
風徐來雲烟冉冉入拱字吾亦暢然忘其所謂矣  
誠虛也然鄙人奚能憑獨怪夫世之勢利失據戚  
戚於中者固不若憑於斯耳語曰井蛙拘墟吾深  
鑒焉徒名曰憑虛然鄙人亦奚能耶余曰噫嘻觀  
斯名也山人可謂及時進德者矣易曰山下有澤  
咸君子以虛受人往山人廉隅穎出故與時柄鑿  
不相能茲體虛以受何大弗臻君子於是知山人  
善進德也山人曰吾子知吾且知吾閣盡記之厥  
後余倚廬廢禮然諾久虛旣禪之二年乃著其向  
所論述者以貽山人作閣記山人名昇有治才昔  
守西城兵馬明介不阿輦下知名後菴子曰地因  
人重余故記閣而獨詳於山人云

憑虛閣上梁文

明孫昇

閣建滕王起于古山川之勝樓成黃鶴昭百代締  
造之殷况東山紀安石之遊西華穩希夷之卧乃  
當黑沙之橫嶺建丹閣以憑虛扼石徑之崎嶇擬  
仙樓兮縹緲京華襟帶冀晉喉咽始築重闈欣開  
山之遇主峩凌雙闕喜分地之有人敬奉元冥之  
之神希邀彼蒼之眷活脫像塑玄武下爲蛇而上  
爲龜椽桷彩繪丹青翔者龍而飛者鳳近天尺五  
拔地尋千手可捫星身均離垢風水有論狀形勢  
於郊圻關梁是修謹周防於管鑰羣峰拱峙高踞  
上艾之雄眾水迴環遠滙桃川之漲雕甍碧瓦貽  
千年廣大之規翠檻朱櫺舒百里登臨之目美而  
不奢麗無傷巧軒楹寬敞稱老少之攜壺棟宇宏  
深集歲時之遊屐結束布襪青鞋棲遲懶雲花隴  
先君謀始媿小子規畫之需太守成終感焦侯木  
石之惠貨財輸出鄉賢工役募茲井里松間朗月  
永夜臨牕戶外晴巒終朝排闥白雲隨溪鷺羣飛  
乳燕在雕梁共語長林豐草聞高唱之歌樵綠樹



濃陰見息肩之行旅仰窺霄漢俯瞰川原  
皇華驛路星軺過車馬鱗鱗鐘鼓琳宮梵唄吹竽笙一一  
傑然巧構何修到此敢期羽曲邀入夢之霓裳盼  
祝仙禽留歸來之華表杏梁舉矣吉語將之

兒郎偉拋梁東丹簷翠檻舞春風閣外雲煙多變  
幻山中花柳盡青葱

兒郎偉拋梁西山中高閣與雲齊舉世蜉蝣任飄  
泊塵心不爲利名迷

兒郎偉拋梁南一勺猶如列鼎甘未必山林無好  
處陽和也到老人庵

兒郎偉拋梁北萬國朝宗拱宸極風和雨順庶民  
安贊化調元大臣力

兒郎偉拋梁上南北經商皆仰望山中一榻更清  
幽門外紅塵高幾丈

兒郎偉拋梁下明月清風無限價高樓一望盡溪  
山三伏炎蒸不知夏

伏願上梁之後神祇受職山瀆效靈時若雨暘中  
原收黍稷稻粱之富同修治教外域絕桴鼓刁斗

之警仰南天之麗景就日瞻雲向北闕以嵩呼稱  
觴上壽

按真武蓋卽古所謂元冥水神自世俗雜以道家  
不經之說近於怪矣君子敬其神而去其誕可也

### 右行採陸清獻公文

困學紀聞後魏温子升問闔門上梁祝文云  
惟王建國 配彼太微 大君有命 高門啟扉  
良辰是簡 枚卜無違 彤梁乃架 綺翼斯飛  
八龍杳杳 九重巍巍 居宸納祐 執日垂衣  
一人有慶 四海爰歸 此上梁文之始也  
每見書傳上梁文多佳近閱他郡志有蘇東坡  
上梁文者錄此作以備一格

### 重修平定州學記

明 楊思忠

平定州學宏治壬戌儀封吳侯嘗拓舊基而廣之  
規制詳備迄今七十餘載督學河南王公碑記可  
考萬曆二年磁州楊侯來守是邦謁先師廟見堂  
廡學廬俱圯壞乃喟然歎曰異端無益世道寺觀  
增修趨赴者眾孔廟學宮宏化之地也廢墜若茲  
顧可置而不問耶遂捐俸資若干圖所以崇飾增  
修會巡撫安肅鄭公過郡諸生白其事公爲之允  
乃發公儲餘貲二百金以佐其費由是士夫之達



禮與富民之知義者因而風動泉布雲集鳩工興  
役乃修文廟七楹東西廡各二十楹戟門三楹櫺  
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齋房十二楹折故易新視  
舊倍十之五以啟聖祠基宇隘遷於明倫堂右鄉  
賢名宦列於戟門外東西相向各三楹又增神庫  
書廚各五楹其射圃公廨號舍悉次第更新之丹  
堊掩映郡之人士遊觀咏嘆而文教翕然益新工  
始於萬曆二年春落成於萬曆四年秋於是學正  
青縣潘公與其僚友暨一二三庠彥徵余言爲記余

惟古先聖王育才養士各有其學而士之於學游  
息歌咏未嘗使之暫離於仁義之言禮樂之道耳  
聞目擊躬行力踐涵泳陶鑄以至於成德達材然  
後內以淑身而外以待夫世用一旦出而仕乎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養之既有其素而思之沛然不  
窮迫乎世運叔季雅道凌夷先王之學政廢而不  
講餒生下士剽竊記誦逐時好以干名位而治道  
人才遂不敢望虞夏商周之盛在漢則文翁之守  
蜀大造學舍以禮讓爲國而蜀之學士遂同於

魯在唐則常袞之治閩開設鄉校以儒行獎士而  
閩之人才至比於內郡傳曰學不可廢教所由興  
世之俗吏大都以錢穀簿書爲急務於風俗之本  
王教之端乃視爲彌文惟茲楊侯不牽於俗不謀  
於衆繼軌文翁邁迹常袞簡冊書之垂千祀百世  
而承以不磨雖然今皇帝崇儒重道超越百王向  
者聖駕視學嘉惠孔族優渥大臣天下之士感激  
嚮風無不刮磨爭奮思以自見於世夫蜀之於漢  
閩之於唐皆荒服遠州得人振作則俗用丕變余  
郡乃畿輔近地王化所及率先霑被吾黨之士遭  
時致力合志同方上有宏文之聖主下有興學之  
良牧居有常業食有常廩相與討論四代之治具  
講明六經之法言復古道變今俗余於是望之楊  
侯名梓號樓賓嘉靖甲子鄉進士滄陽世族廉靜  
寡慾愛民好士爲今之良吏云

案蒲石山房集贈郡守楊樓賓人觀序云修學  
校以育士悉知向往舉得真才敦禮義以化民  
悉崇孝讓俗稱知恥又代儒官送楊樓賓序云  
公之守吾平定也興文教崇祀典實政安輯殆  
古之所謂循良者耶則楊守  
之賢其有功於學校良多矣



重修平定州守禦千戶所記 明曹 命

命嘗觀紀事之史矣秦將王翦漢淮陰侯韓信唐相裴度五代主劉昫皆統大軍駐於平定蓋地當燕趙之交實一要害也我太祖高皇帝遇元大亂天戈一揮底定九有於此猶有憂焉爰爲建守禦千戶所聖慮宏遠矣按前記所建於洪武初至朱武德公竹軒時再修之迨今又傾頽武德公瑞宇竹軒公之冢孫也適視所冢思繩祖武乃謂同寅曰吾儕不得晨夕同晤言同從事者匪以所傾頽

故哉茲將一新之凡我同寅相勸恒於斯相規恒於斯韜鈴之闡恒於斯弧矢之習恒於斯於吾身心其裨益匪淺矣庶以守則固以禦則勝無負吾職乎否則何以分聖君九重之憂徒足貽吾宗九京之羞諸公以爲奚若同寅咸曰敢不唯命瑞宇公首捐一年俸金諸公皆繼而捐之於是集陶人工人計材之多寡預付之值不旬日輿載擔負者巍然山積於前卜吉旣獲則經營之公戴星而往戴星而歸親董厥事凡五月而告成輪焉奐焉

一壯觀矣亭一曰思補堂一曰威遠左有廡曰聖  
駕閣有吏目亭卷局房右有廡曰巨盈庫有百戶  
所卷局房中有緯楔一曰正心身有重門曰儀門  
其右有獄儀門前榜曰守禦千戶所合之二十餘  
楹中有古槐疎松落落苑苑可娛目也諸公嘉其  
成乃徵文於命命固諸公素所併轡者何敢以不  
文辭爰詳記且願以言其一得焉夫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茲蓋始之矣永肩一心期以有終則所之  
新於今日者當百年如一日德業之進浩若決江  
河孰能爲之禦金湯乎四海禦侮乎八荒特易易  
焉耳命老矣猶冀諸公受天子之寵命鵠印纍纍  
紫綬若若也如曰姑足以注一時之耳目恐非所  
以自期也非所以慰國家也非所以嗣祖德也望  
以慎終勗旃

千戶所不隨在皆有平定守禦千戶所隸後軍  
都督府聚一千三百五十人而守在上艾其在  
勝國自是太平般設險安攘大計籌之詳而備  
之嚴矣讀壽甫是文宜詳明代兵制方識指歸



重修冠山資福寺碑

明曹命

榆關羣山所環也然以名山稱者惟冠山焉古木  
時花霞蔚雲興峻嶺巍峰干霄參天無輪蹠之喧  
絕囂市之聲爨詰謂西方大開士意在常樂我靜  
因建資福寺於上大明一統志記之其來遠矣前  
記亦咸可徵高流韻士多往遊寓若呂忠肅陸文  
裕高蘇門馮少洲郭麓地精廬題咏猶有存者第  
歲月悠邈瓦敗木蠹金軀具文風日侵之後人雖  
屢加繕葺而大雄寶殿工鉅費徂皆鮮有成郡人

苗君碩謂諸比邱曰茲蓋由功期於旦夕耳宜其  
弗奏功也若假之以年輪奐之美當自見矣爰首  
爲捐金眾義其舉貴而冠紳富而農賈困窮而若  
厲之人禍之爰以金施之以粟施之以力施之凡  
四易星霜功果告成遊觀者稱之以爲鹿苑鷲嶺  
相伯仲也先延平府君少曾治博士弟子業於蘭  
若余與故上人續雲又爲方外交今日覩此實多  
欣忭爲文以告來賢乃攸願也矧苗君碩甄君敦  
以命有文章小技卑禮以請奚容辭哉遂記之落

成禮佛輪王國俗有偈頌焉命作歌以代之歌曰  
天人師兮鬘雲鄉凝慧目兮攬八荒冠之山兮何  
崇崇松拱翠兮花奏紅有香刹兮清而幽杖金策  
兮願來遊福我國兮壽我君固金甌兮永大椿野  
襖襪兮朝逢衣矢浩劫兮同皈依

六賢堂記

明 趙景先

平定州有六賢堂金季咸稱趙楊兩先生爲二賢  
總帥聶珪議建祠不果至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  
成併升元李遂名四賢堂後人繼述迭升王呂自  
四而五五而六焉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  
中金進士第應奉翰林太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湧  
雲樓撰記刊於石手澤猶存除翰林侍講學士轉  
侍讀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著易叢說中庸說及  
諸子書刪集語孟解資暇錄并所著文字號滏水



集凡七十餘卷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明昌間  
狀元及第與閑閑趙公齊名金宣宗頻歲南侵極  
諫以爲不可兵出爲宋所敗宣宗悔曰何面目見  
楊雲翼耶拜吏部尚書終翰林學士謚文獻評者  
以爲百餘年大夫士身備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之秀容人登金進士第  
爲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學士不  
就寓平定者十餘年有遺山集并樂府行於世李  
治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登金進士第元世祖召

拜翰林侍講學士告老歸賜封龍書院寓平定者  
數歲卒謚文正有敬齋集并樂府行於世王構字  
嗣能號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峯先生爲金  
節度副使避兵西來遂爲平定人元世祖立國子  
監學由監察御史除監丞陞司業與魯齋許先生  
同定學規斯文是賴自幼以孝聞兩致白兔繞墳  
之異改知甯晉縣有胥篋之盜聞先生名日不可  
累賢幸以賊歸主家因化爲善再除衢州路同知  
逾月捐館詩文若干卷號秦溪集呂思誠字仲實

號介軒平定人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遼州同知  
調修縣尹毀淫祠興學校而民大化擢翰林編修  
元文宗欲觀實錄力爭止之調國子監丞轉司業  
除監察御史累遷至禮部尚書知貢舉拜中書左  
丞知經筵陞翰林學士承旨又除集賢大學士兼  
祭酒修宋遼金三史賜貂裘玉帶元相脫脫議變  
鈔法先生謂祖宗成憲行之已久不可改忤脫相  
左遷湖廣左丞脫相貶復召爲中書左丞時江南  
漕運不至建議置屯田歲收稻粟三千萬石兩爲

御史中丞樞密副使二爲祭酒三入中書陞光祿  
大夫大司農諡忠肅嗚呼六先生之賢也文章足  
以經世事業足以濟時縉紳慕之如景星鳳凰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晉嵇康阮籍之徒清談無補  
遼遊竹林時稱七賢何如六先生上師孔孟學務  
知行六賢著號允爲稱情州人追慕立祠像也宜  
矣呂忠肅公之子之辰秦溪司業曾孫王由謂景  
先曰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賢堂記呂忠肅  
公撰五賢堂記悉毀於兵燹今六賢祠像再建



平定州志  
有記者敢以請景先家世業儒追慕先哲補員牧  
守誼不敢辭謹錄六賢出處之大概爰刻石堂之  
上

崇賢堂記

明彭時

平定州故有六賢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  
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  
元翰林侍講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  
搆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蓋閑閑官於斯遺山  
文正寓於斯文獻秦溪忠肅則生長於斯者也迺

成化五年冬山西提學僉憲會稽胡君謚行部至  
州倦倦以表崇先賢風勵後學爲心下詢鄉賢事  
實於眾於是知州金臺陳志率儒學師生曹吏耆  
民暨士大夫之家居者合詞言曰州有堂祀先賢  
自前元始始名四賢後迭增而六焉今故刑部尚  
書耿清惠公九疇本州東廂都里人實呂忠肅公  
女兄之孫也名位與諸賢等宜進列於是更其匾  
曰崇賢勿限其目以待來哲則邦人幸甚胡君以  
爲然遂命詠吉興工斥大祠宇以明年二月二十

五日始事三月十八日畢工遷六賢像皆南向以  
耿公侑於左區曰崇賢之堂既成胡公率眾以三  
獻之禮禮焉且令州吏具事本末介禮部侍郎襄  
陵邢君遜之來徵記予惟善爲政者常示民以好  
惡向背之端而善教者亦必以風聲氣俗之近者  
語之夫然後人知所勉慕故政易舉而教易成胡  
君兼政教之職而能表崇先賢啟多士之瞻仰其  
意善矣顧舊祀六賢卓然爲金元名士官於斯者  
有遺愛焉寓於斯者有遺化焉生於斯長於斯者

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跡其政事之善學行之高氣  
節言議之偉威可以廉頑而立懦廓猥瑣而振卑  
陋堂而祀之宜矣若夫鄉於斯寓於他顯於我朝  
爲州人所共知者有清惠公焉公博學能文登永  
樂甲辰進士爲給事中言事務大體司鹺政毅然  
以興利革弊爲己任比貳司寇副都憲以至薦陟  
爲之長聲績益著中間雖嘗觸忤權奸被斥而直  
詞勁氣不少挫究其剛正之行廉潔之守歸然與  
諸賢相高進而配食亦宜也之六七公者衣冠後



之定州志  
貌儼乎如生自今州人子弟進而瞻其容儀凜然  
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奮發思與之齊則他日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豈有窮哉蓋必如是而後有  
以副胡君啟發期待之意也雖然賦形爲人孰不  
全天理之正以生而雜於邪妄者不少克治擴充  
存乎其人有志者尚當遠求古之聖賢以爲法况  
近者耶感發自近始而要之古聖賢盛德大業以  
爲歸斯善學已吾意胡君雖不遽以是告固未嘗  
不欲至之以漸也敢併記之庶學者知所勉焉

創建文昌閣記

明葉士元

余之籍符蒞茲土也攬袂登車顧瞻周道千峰崕  
峨而蔽空萬壑紆徊以瀉玉怒石激濤鵠立感出  
直令人觀接不暇殆所謂古塹天險三晉雄鎮哉  
下車問俗民好悍語以理民好爭論以讓民好奢  
教以儉剔蠹螿弊去面革心一時遂無大作奸犯  
科者暇則退與多士橫經譚藝削去膚言獨抒名  
理每令尋濂洛之派以探洙泗之源不得以章句  
溺志莫不彬彬雅化焉惟是嘉靖以前科第縣

三十年來退遜不啻過半母乃風氣興頹之際前人未慮及乎歷訪諸堪輿氏僉謂上城東南五里許宜樹高貌文運可還余往徘徊其上東北望燕趙西南聯會城固晉之聚靈處也於是捐俸而購之甃石爲臺臺上起閣上高三丈下濶百餘步華簷綺棟飛翠凌霄內塑梓潼帝君像旁構三楹爲神周圍以素垣西作馳道而下之又月給廟祝米使奉香火計工肇於萬曆己酉三月十三日竣於本年五月終聚材鳩工不勞而成一登眺間形勝

在目羣峰環拱盤桓如帶山川亦峻發其奇地靈人傑從古識之惟吾多士鑪錘藝林博於取精宏於用物煥然而雲漢蒼然而夔鼎文之傑也砥礪廉隅母以羶易素母利方爲圓粹然而珞璫巍然而斗山行之傑也文之本也藏器待時文明應運龍蒸虎變與前詰爭後先庶幾不負創建心已多士得無意乎多士得無意乎余不欲廢其傳因壽之貞石思垂不朽云



蒲石山房集序

馮有經

今文章家雕刻極矣夫文也而雕刻云乎哉宋之玉楮楚之棘猴偃師之木偶魯般之飛鳶巧奪化工矣然殫神而役弗勝役也假物而造弗勝造也是大治所唾也漆園云汝聞人籟而未聞天籟吾靈明一竅竄窾而出畸於人而侔於天儻所稱至文非歟余讀李蒲石先生遺稿心竊異焉先生簡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發慮施政具有渾厚博大風視世之齟齬自喜者甚慙矣以故

抽爲詩文不鶩鏤冰刻脂之談而往往直抒骨髓時見天藻颺飛元思滂溢其冲雅布帛菽粟也其宏朗黃鍾大呂哉至其擘畫情事揚挖理趣則老吏斷獄枯衲談禪茹菡矣余嘗謂先生之文奇古不必北地雄駿不必瑯琊瑰麗不必信陽超軼不必廣陵而自成其爲蒲石先生蓋澤於理爛於情會心而出信手而成如送呂涇野北上文暨懷渾記諸篇何詣深而旨確也聞先生弱冠遇朝邑劉仙翁許作他年良二千石更訂淮上之約一一

左券此與張留侯受書圯上老人何異高陵呂文  
簡公傳辭大理之學爲當代儒宗先生宦轍所至  
輒得領密誦卽濂洛之授受奚遜哉夫陽燧韎鞞  
之寶赤堇延津之靈其來有自故不與凡物同價  
先生遇異人受正鉢誌所稱上真間美名儒畀成  
者良非無據斯集也固先生咳唾之餘也不求工  
而文自工雖謂之天籟亦可矣余生而晚不及奉  
教先生適其令子榮宰鳳翔因余門生袁應泰以  
所劖先生蒲石山房集見示而丐余弁其首夫先  
生之文自足不朽奚藉予言爲元晏顧余闢先生  
淵源之自而信其侔于天乃知文章家工刻畫務  
要渺而不闡大道則陂塘之潦也

祭李惟純文

王道行

天賦倂奇信而好古師友家庭聯翩尋甫慨慕大  
儒恥與噲伍博學無方沾沾鄒魯啟口置足爰規  
爰矩古貌遠心嚶嚶僕僕俗學無聞仁莫予輔六  
翩徘徊賢科接武百里爲郎牛刀自鼓有民人焉  
視予若父何必甲科得其資斧循吏可師逮下如



乳遊刃砉然桑林合舞好瑟投竿雖工何補不善  
周容逢其豺虎解組西歸請學爲圃彭澤清風室  
如環堵舒嘯林阜取酌清醑兀然百壺其樂栩栩  
天荐愍凶年不登五慈母令妻相繼終古貽我訃  
音旋卽下土絕筆置懷顏辭如覩大塊茫茫何其  
馱苦昔余幼齡結社山塢敬業樂羣稱說 以下闕  
恆齋明府潛心理學以真儒抱治具直接河汾  
風教其造詣見許於呂文簡公載在理學備考  
延氏曾緒以此文收入志乘爲斯民惜循吏爲  
吾道痛真儒近日吾鄉河汾嗣音寥寥聚平潭  
清淑之氣而鍾之斯人斯人誠  
人傑也願讀者毋掉輕心焉可

還金記

明趙南星

己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跨驢將有所適至州  
城南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  
曰姑俟之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惇  
惇然來曰吾領帑金於太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  
馬載而歸卒醉失之奈何則遍禱祠廟伯顯旁睨  
之微笑眾頗怪之驛丞苦甚則白之州時判官趙  
署州爲之遍繫所過主人及旁舍拷之無所得伯  
顯知其非詐乃過州門使人報拾金者在是眾

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伯顯出其金付之驛丞及卒及諸所逮繫叩頭謝判官庭拜之曰是真不可及俄而遠近老幼男女舉知之無不驚歎上官皆以匾旌之伯顯名景星平定州人趙子曰余向爲二子求師於延慕竹使君使君稱伯顯州之世家清白相禪伯顯於諸文學中經行無與比余延之來相與處數年莫得其一言一動之失則真君子也夫世之人有不好利者哉其取之道三曰勢曰力曰智古人之制字也與以貝而

爲貴勢之說也戎以貝而爲賊力之說也才以貝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盜也劫與竊之分耳勢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子發之客劫乎則有跖躡之倫人之於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况夫金棄於地而已獨遇之殆天與也其孰能舍旃夫常人之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恥之重假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鑄藏之聞啼號求之者而佯爲聾成何伯顯梁甌彬嘗以苾就人質錢後贖之於東中得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參



軍同列五人武帝戒以廉慎至彬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相規彬事正與伯顯類至達於九重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有知尚清廉哉伯顯非還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形之而見其不可及耳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紀余親張玉田爲陳留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余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於李元之家聞丁巳之夏磁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於元家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翌日世

英來持以與之世英願與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飲食馬有皂棧晨昏砭砭若專於爲利也者乃一旦得三百餘金而不取豈不異哉近有兩進士計偕北上時至一店中得金若干無何一夫一婦來問絕不應夫婦痛哭而去皆雉經於官柳之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京襲蔭攜金賅當道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進士皆不善終由是以談還金非爲清廉而已乃以救人之生命仁莫大焉眾口稱之鬼神聽之其

平定州志  
身與子孫必獲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  
併記李君之事使爲善者有所激勸焉時庚申七  
月也

慈節篇

梁夢龍

真定支邑新樂趙侯璿山西平定名士也清風美  
政冠冕一時予適謝政村居稔聞而樂道之其友  
崔生守仁曰惟茲循良厥有本源守仁交於趙侯  
故得其詳侯在襁褓其大人卽捐背獨母夫人撫  
而教之夫人平定庠生白雲深之女也生而聰敏

端潔絕無嬉戲不御粉黛乳母一日爲傅面輒浣  
去曰假飾何爲識者占其雅操及笄歸趙奉兩尊  
人曲盡孝敬夜篝燈織紉佐趙君誦讀久且不倦  
又樂施予嫻黨多蒙其惠略無德色不踰年家浸  
浸起里人咸稱其德嘉靖庚申夫人方二十七歲  
趙君病侍藥食起卧竭乃心力病甚夜焚香祝天  
祈以身代及卒痛絕復甦者至三四水漿不入口  
至親力勸之乃少飲水飲已泣日未亡人本欲同  
葬奈何始嫌誰其奉養兩遺孤誰其顧覆今爲趙



門留殘喘亡何家業蕭條日綴綵績縷易衣與食  
形影相弔備嘗辛苦了無愠色兩遺孤侯其季也  
長明農獨侯治博士業或稍燕惰卽切戒之以故  
侯學勤行潔後登鄉薦蒞官奉職惟謹皆夫人之  
教也學使賀憲副嘗表揚之今年逾六十貞操凜  
如一日余聞崔生言已爲正襟曰昔穆伯蚤卒敬  
姜矢節方績其子文伯勞止之姜慮其驕於位而  
成惰縷縷有戒言文伯懼益奉職不懈遂成令名  
先師仲尼稱之今侯母殆有敬姜之風乎於侯之

先人爲節婦於後爲賢母茲垂老論定矣爲著慈  
節篇

書蒲城令忠烈朱公殉城冊 孫奇逢

魏子一鰲自平定解組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  
統殉城狀朱公蓋平定人而宦於蒲城者也繼而  
出一編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正所著  
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  
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莊烈帝以身殉  
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

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已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真忠

缺

先帝臣稱忠烈從眾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

缺

獨是君是臣始而無愧色耳

### 朱一統傳

明單永昌

朱公諱一統字饒泰號霞淑平定州人由鄉貢士筮仕華陰有令聞崇正癸未五月移蒲城偉貌修髯音吐宏亮屹然山立不可犯又善謔談言微中輒解人頤昔闖焰熾甚公嚴飭守禦綱目俱張十月六日關門陷晝夜坐城頭繕守具每譚及時事艱危輒慷慨言曰今日只是守不可守只是死更無二義異日公等自當知我心也十一日省城陷降旗遍豎左右微諷之曰某降矣某降矣某降矣仍



得某官某降新陞某官公瞋目曰此各自裁豈吏部堂上論資格地耶曰盍去諸公曰不怕負愧朝廷豈不怕負愧此心賊檄至人愈惶惑環立勸納欵公潛然曰君等於親我輩有真爺孃在奈何欲呼反賊爲爺孃我分必死汝輩怕激賊屠城去留任便時按臺金公駐節朝邑二十六日公擬東行赴告爲秦庭之泣而三四惡少欲奪印降公手劔叱之曰此頭可斷此印不可得詰朝奸黨愈欲劫公降公給以退食更衣抱印投衙內晉井死先是

井口狹小公命擴之眾莫知其故蓋其致命之志之死靡他固預定於城頭立譚數語矣此十月二十七日事也年四十有二士民視含殮顏如生每月夜哭聲達井旁淒切動人當事者聞於朝先帝嘉其忠誥贈陝西按察使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單永昌曰逆閩之變達方死難者余不盡聞吾陝則有撫臺馮公師孔按臺金公毓峒長安令吳公從義中部令朱公新遠公獲與諸公遊獲與諸公同見先帝於地下先帝生時知公死則死而見公

其知公當益甚於生生爲名臣死爲明神吾知月  
夜井旁當不復聞終宵之泣也嗚呼公其善處死  
也夫公其永不死也夫

城頭誰豎不降幡七世衣冠獨報恩故印已同  
城並失忠泉千古與招魂此會尚增追弔公詩  
也詩內隱括公投井時語蓋朱氏際明初草昧  
世襲千戶至公以乙榜起家遭時多艱鼎湖告  
變且有千里間關犬傳家信之事一時不惟人  
烈兼覘物異謂非正氣所感哉

張三謨傳 東林原刻

陳鼎

張三謨字緯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哀  
痛無虛日郡邑旌爲孝子弱冠舉於鄉卽負笈往  
師高邑趙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  
於家者十年講學論道無虛日晝夜不輟天啟二  
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爲冢宰魏黨方齟齬之  
人莫敢近三謨獨比屋往來不少避凡三使秦楚  
汝陽得免禍崇禎元年選授御史上疏排逆黨拜  
臨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早陳言極論楊



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裏爲奸奉旨勸議又疏  
言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閣臣盡心輔  
導稟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  
許言官不時爭執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爲輕浮  
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  
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深是之二年巡  
按福建海寇李之奇就擒與有功焉差峻掌道不  
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他無錯  
着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七年服闋補原官上目

擊時艱一疏憂國事將壞欲圖共挽其責首輔溫  
體仁尤切上嘉納之或語體仁曰張御史一疏公  
不第當任過且當下拜不當嘆之也體仁佯憚之  
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郎張捷乃舉呂  
純如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如名在逆  
案不可用捷方言其賢且爲訟寃三謨復奏廷推  
冢宰甚重卽果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純  
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  
捷再三奏倘有不效臣甘認罪三謨言天下事

有嘗試捷語遂塞退復補牘爭之事得寢八年巡  
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南道熱審平反甚多有實  
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直言觸上怒下獄命三  
謨着議從輕忤旨降行人司正十一年陞光祿寺  
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司寇劉之鳳欲置  
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爲寬人危已朝  
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知法爲朝廷  
之法不知爲天下後世之法乎執議如初上怒鑄  
三級十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

十五年內閣謝陞得罪嚴旨議處臺省新進阿首  
輔意欲置之死三謨獨曰聖怒卽不可違但故相  
辭國觀賜死未久不一年而殺兩相臣如國體何  
於是悉從末減不數月有枚卜之典三謨房可壯  
宋攻與焉閣臣陳演以舊憾唧可壯陰激上怒遂  
與冢宰李日宣掌科章正宸掌道張煊同逮下獄  
南北言官交章申救放歸卒於家

外史氏曰思宗之朝忠直之臣如緯典先生者亦  
多也皆置不用而用溫體仁陳演輩諂諛之徒



是何肺肝耶邦之傾覆不亦宜乎

士大夫角風尚獵名譽以虛聲撻小人之怒彼小人者不樂君子有是名而直使之無救於其禍敗盡快其意而後止由是君子日亡國勢日去夫苟以取一日之名至於亡人家國而不卹吾於東林之君子有餘恫焉

陳午亭文編

案緯典先生爲儕鶴高弟著名東林一時朋輩從遊詳見苗蕃祭大廷尉張公文其出處遭逢生死間關則詳見傳山祭日葵先正文合觀二作可以概知緯典之生平矣

附按閩辭闕疏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於君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常有治少亂多理有固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聰明絕世蓋亦不乏夷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終始有二往往虛願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惜由是以觀非其欲治卽治明矣今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內治平固翹首可俟火然泉達不無賴於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倍宜審凜卽今民生邊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有可

欲使乂安之效奏於一旦誠有未易言者然規爲  
須有次第治亂不無互乘是在蚤定而預防之蓋  
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  
雪冤起廢驅佞觸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棄而褒  
往勸今懲前毖後方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其綱舉  
目張人存政行於以辨有位之貪廉微職守之勤  
惰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著則太平可望也  
治亂之形非洞然於皇上之心了然於皇上之目  
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養之風朝有

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道理勝而勢利衰者  
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  
操君子之命勢利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  
之故則有數端臣請畧言其概總之上下交修則  
治交諉則亂相合則治相離則亂人君用人則治  
獨用則亂任理則治任情則亂共任則治偏任則  
亂諫實則治循名則亂精明渾厚則治委頓操切  
則亂尚德則治依法則亂納忠受諫則治喜佞  
諛則亂大臣責難陳善則治諸媚傾側則亂



用人則治妬善嫉能則亂通時達理則治不學無術則亂開誠布公則治懷私任已則亂主持籌畫則治披靡依阿則亂赤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小臣奉法修職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則治緘默固位則亂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決矣至於最切要吃緊關於治亂之大者莫要於輔弼臺諫夫輔弼者任天下之事者也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皇上有有意興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能不與輔臣臺諫

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既久我皇上嚴明振勵提絜於上誠爲至急臣伏觀人心士氣關於國運寬猛刑德貴於因時三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橫遭崔魏之禍心志俱喪意氣摧折於國家陽明之脈不無有虧幸逢天日有若更生皇上御極之初宜去其繁苛凌誅之習示以寬大優容之意赦小過細言以存大體道德齊禮培養正氣振勵風節庶尹百司自不踟躕於天地輔弼臺諫當使并重於朝廷至於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

效公正發憤蓋不爲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之罔伏然當元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不無煩於章奏奮乎筆舌說者以爲不諳事體實開皇上厭薄之端近見平臺記註每多切責之語紛然囂辨雖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時言路黯然無色臣竊疑焉蓋人臣忠非天植本易容默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恐或偏重萬一是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爲爭者以臣思之天下治亂之數非言之患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

言之貴而導之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當言卽言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邇隱惡揚善大舜大智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皇上以舜爲法舍短取長猶有裨補臣聞君道無爲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皇上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宜總其大指以責成功專令閣臣盡心輔導調燮諸務稟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官不時爭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爲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大臣



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  
風蓋人眾言多固易紛囂而知者必言言者必盡  
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  
大奸大詐必無所容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  
之虞臣無專制之亂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爲而  
成方將設爲鐘鼓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  
之多批答之難有繁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爲萬  
里之行日遠關門敬竭芻蕘上千天聽伏冀聖明  
省覽臣謨幸甚

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兼慮人

損益人眾言多固易紛擾而知名

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有私心不敢

大奸大誅必無所容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

之虞臣無專制之備皇上可以安而臣

成方將以高無任感禱之忱以天下

之多批答之難有以聖明裁奪

臣等謹將此等因由具奏伏乞

聖鑒臣等謹